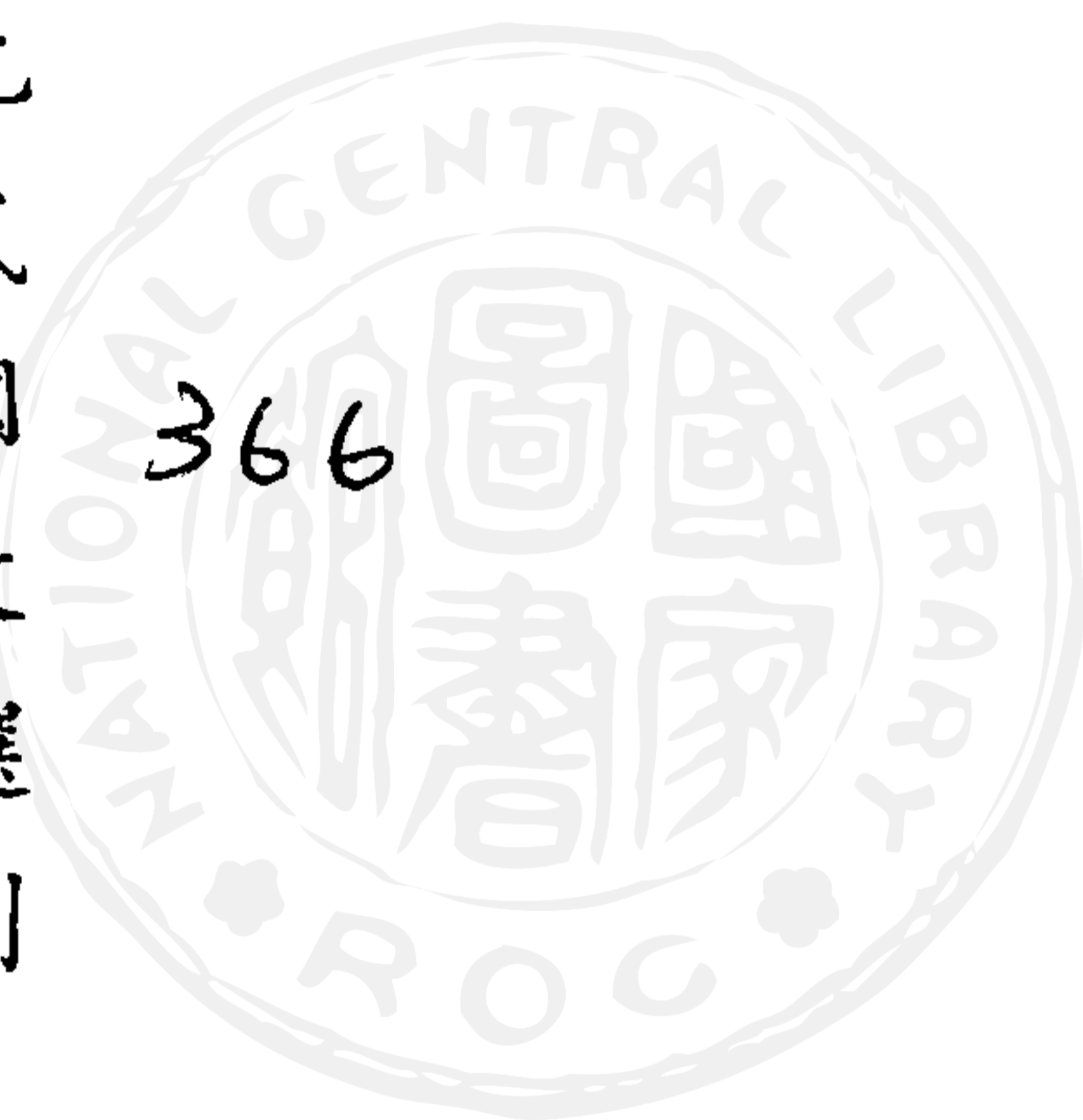


楊家駱編著單元式國文選刊



愛國從軍詩詞選
(二)

行印局書界世

愛國從軍詩詞選(二) 目次

愛國詩選

附二首

陸游

愛國詞選上

七闕

張元幹等

愛國詞選下

六闕

張孝祥等

愛國歌

四章

梁啟超

附錄

大唐中興頌

並序

元結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教育部審定新世紀高中國文選第五冊——

愛國詩選

九首
附二首

陸游

一 書事 錄二

關中父老望王師，想見壺漿滿路時。寂寞西溪衰草裏，斷碑猶有少陵詩。

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

二 太息

太息重太息，吾行無終極。冰霜迫殘歲；鳥獸號落日。秋砧滿孤村；枯葉

傷萬里，墮此虎豹宅。道邊新食人，膏血染草棘。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即今冒九死，

家國兩無益。中原久喪亂，志士淚橫臆。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

三 書事

北征談笑取關河，盟府何人策戰多？掃盡煙塵歸鐵馬，翦空荆棘出銅駝。史臣歷計平戎

策，壯士遙傳入塞歌。自笑書生無寸效，十年枉是枕瑯戈。

四 雙流旅舍

⑤ 每因髀肉歎身閑，聊欲勤勞鞍馬間。黑稍黃旗端未免，會衝風雪出榆關。

五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⑥ 僵臥孤村不自哀，尙思爲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六 長歌行

⑦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未入

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古寺臥秋晚，落日偏傍僧牕明。豈其上馬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蟬

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

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讐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還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

城。

七 書志

⑧ 往年出都門，誓墓志已決；況今蒲柳姿，俛仰及大耋。妻孥子厭寒餓；鄰里笑迂拙。悲歌

行拾穗；幽憤臥齧雪。千歲埋松根，陰風蕩空穴。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鐵。鑄爲上方劍，
釁以佞臣血；匿藏武庫中，出參旄頭列。三尺祭星辰，萬里靜妖孽。君看此神奇，醜虜何足
滅！

八 示兒

⑨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劍南詩稿——

附 讀陸放翁集

——梁 啓 超——

⑩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消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⑪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飲水室合集——

〔文話〕 陸游傳略及文學批評，已見第三冊《詠諸葛亮事詩「文話」》。宋端康元年（一一二六）金兵陷汴京（開封），
，次年挾徽、欽二帝及后妃、帝姬、宗室數千人北去，欽宗弟康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是爲宋高宗，史稱南宋自此

年始。時游方三歲，終游之世，我族無日不在異族之侵凌壓迫中，凡有血氣之倫，亦無日不以復土雪恥爲念。「中原久喪亂」，「墮此虎豹宅」者，惟見「道邊新食人，膏血滿草棘」；此與今日匪區何異？「關中父老望王師，想見羸縶滿路時」，此與今日匪區父老之望早日反攻以解其倒懸者又何異？「志士淚橫臆」，「亡家思報國」，以至「誓墓志已決」，但思「萬里靜妖孽」，「手梟逆賊清舊京」，「會衝風雲出榆關」，「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掃盡煙塵歸鐵馬，翦空荆棘出銅駝」，此與今日自由中國志士之願往救其父兄收復其失土者復何異？游之詩，正今日吾人之所欲吐，雖未能多選，然讀此九首，已可稍識其概矣。

當游之時，外無友邦同仇之互助，而朝有媚敵誤國之奸臣，誠不能與今日自由中國反攻之有利條件相較。游雖文士，初不自餒，其曰「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每因髀肉歎身閑，聊欲勤勞鞍馬間」，蓋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甘赴國難，不敢自逸也。「偃臥孤村不自哀，尙思爲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自効之願，至於夢寐難忘，其愛國之熱烈，眞使坐視亂亡者愧死！「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着鞭」！但以雪恥爲急，不計個人功名，爲國宣勞者，應具此胸襟。所惜當時君臣苟且偷安於一隅，無今日上下臥薪嘗膽之決心，使游「自笑書生無寸效，十年枉自枕琯戈」，「國讐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此「笑」字實滿含熱淚之苦笑。平日所望「何當凱還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及至老病垂死，乃不得不轉而寄之於來者，示兒曰：「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國土一日不恢復，度游死亦一日不瞑目，讀此詩未有不悲游之志而爲之痛哭者，然尤當自傲，無令歲月坐逝，垂老無成也。

始稱游爲「愛國詩人」者爲梁啓超，茲取其讀陸放翁集二首附於後，啓超傳略見第一冊爲學與做人「文話」。

〔注釋〕一 關中，今陝西省地。此句大意謂：今關中已爲金人所據，而其人民猶望中國能收復其地也。

〔公羊傳〕

昭二十五年：「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隄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

〔孟子梁惠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人本此，每用爲犒軍之辭。寂寞兩句自註：「華州西溪郡，老杜（杜甫）所謂隣縣亭子者」。意謂其地荒草中猶有少陵詩斷碑在，示寇不惟殘害生民且殃及文物也。二 鴨綠，江名。古曰涓水，亦曰馬訾水，又名鹽難水、益州江。水色綠如鴨頭，故名。源出安東省長白山南麓；曲折西南流，所經之地，右岸爲我國之臨江、輯安、寬甸、安東諸縣，左岸爲韓國之惠山、燕城、楚山、昌城、義州等處；至我國安東縣南大東溝與韓國新義州南龍巖浦之間，注入黃海。長約七百九十多公里，爲中國與韓國之界水。桑乾，河名。即古灤水；亦曰灤水，明時曰無定河，清聖祖時賜名永定河，即廬溝河。源出山西省朔縣東洪濤山之洪濤泉；東入察哈爾省境，經陽原、涿鹿、懷來諸縣；折東南，穿長城，入河北省境，經宛平、固安、永清、霸諸縣，至天津之浦口，入運河。

盡漢天，謂其地原皆漢人之所有也。鴨綠江北宋已不能有，桑乾河南宋亦不能有，故云。烽，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注：邊方告警，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上有籠，中置薪草，有寇即舉火燃之以相告，曰燧。祁連，山名。有南祁連、北祁連之別；南祁連其脈自今甘肅省張掖縣迤西，經涼州、酒泉、安西等縣，接阿爾金山，今稱南山山脈；北祁連即今新疆省境之天山。晉書劉琨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才，與祖逖爲友，及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三 砧，砧石也。陸游自注，宿青山鋪作。所謂破驛，與下文虎豹宅，皆狀其地之荒落。鐵石心，喻秉性堅剛也。皮日休賦序：「余嘗慕宋廣平（名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九死，猶言九死一生，至危極險也。中原喪亂，謂汴、洛、京、陝，久陷於金，

一時尚未能收復也。上馬句取後魏文帝語以自況。後魏傅永，字修期。文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此人耳」。四 盟府，司盟之府也。左傳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載在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銅駝，晉書索靖傳：「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洛陽記「漢鑄銅駝三枚，在宮西四會道相對」。入塞歌，意即入塞而唱凱旋之歌也。琯戈，戈之有文者也。國語晉語三：「晉惠公令韓簡挑戰，穆公衛離戈出見使者」。琯與離通。五 雙流，宋縣名，今屬四川。髀，又；股也。蜀漢昭烈帝在荊州劉表處時，一日如廁，見髀肉日長，慨然流涕。劉表怪而問之，答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稍，尸又乙；古軍器，長一丈八尺之矛。榆關，即山海關，在今河北臨榆縣，爲長城極東處，東臨渤海，有「天下第一關」之稱。六 輪臺，漢西域地名，漢時屯田於此。故地即今新疆輪臺縣。七 安期生，古仙人名。史記封禪書：「少君言：『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賣藥海上，始皇與語三日夜，賜金璧，皆置去，留書以別，謂後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遣徐生、盧生入海求之，未至，遇風波而還。本句意謂隨安期生入東海仙去也。李西平，唐李晟也。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德宗時，討平朱泚，收復京師，以功累官至司徒，封西平王。種種，猶童童，光淨貌。白髮種種，謂年老髮白且落，餘髮稀疏也。蟹，山一尤；寒蟹，蟬也。鉅野，澤名，即禹貢之大野也。在山東鉅野縣北，頗廣大。史記河渠書，元光之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於鉅野，通於淮、泗。元末，澤爲黃河所決，遂涸。飛狐城，即今河北涞源縣。縣北與蔚縣交界處有飛狐關，爲漢代防匈奴要隘。八 蒲柳，水楊也，在衆木中零落最早，世用以喻體質衰弱者。世說新語：「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

，經霜彌茂」。。 耄，年老八十之稱。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行。子貢逆之隴端，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見列子天瑞。漢蘇武使匈奴，被留勸降，不從，「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下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漢書蘇武傳）。上方，一作尙方，漢少府有尙方令、丞，掌作御刀劍及玩好器物。漢書朱雲傳：「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後世遂以上方劍爲斬佞臣之利器。釁，丁一，去；以血塗舂罅也。釁以佞臣血，謂以佞臣之血釁劍，即劍斬佞臣頭之意。武庫，帝室儲物之庫。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太倉」。旄頭，星名，即昴宿。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

愛國詞選上七閱

一 賀新郎

張元幹

寄李伯紀丞相。

曳杖危樓去。斗垂天，滄波萬頃，月流煙渚。掃盡浮雲風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

，寒蘆深處。悵望關河空弔影，正人間，鼻息鳴鼉鼓。誰伴我，醉中舞？十年一夢揚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國，氣吞驕虜。要斬樓蘭三尺劍，遺恨琵琶舊語。謾暗澀，銅華塵土。喚取謫仙平章看，過茗溪，尙許垂綸否？風浩蕩，欲飛舉。

二 石州慢

張元幹

已酉秋，吳興舟中。

雨急雲飛，瞥然驚散，暮天涼月。誰家疎柳低迷，幾點流螢明滅。夜帆風駛，滿湖煙水蒼茫，菰蒲零亂秋聲咽。夢斷酒醒時，倚危檣清絕。心折！長庚光怒，羣盜縱橫，逆胡猖

撼。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兩宮何處？塞垣祇隔長江，唾壺空擊悲歌缺。萬里想龍沙，泣孤臣吳、越。

——蘆川詞——

三 水龍吟

朱敦儒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爲吳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四 蘇幕遮

朱敦儒

酒臺空，歌扇去。獨倚危樓，無限傷心處。芳草連天雲薄暮，故國山河，一陣黃梅雨！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虛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辭明主。

五 采桑子

朱敦儒

彭浪磯*

⑤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碧江對晚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

樵歌

六 鷓鴣天

陸游

⑥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瀝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

七 夜遊宮

陸游

記夢，寄師伯渾。

⑦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去，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牕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放翁詞

〔文話〕 本書第三、四冊及本冊所選詩，皆從軍愛國之作，繼詩而起之詞，初爲合樂應歌而設，歷唐、五代至北宋蘇軾以前，雖有以之抒寫家國之痛者，然類皆纏綿沈鬱使人哽咽之叶，而慷慨激烈令人憤發之篇，獨未之見。自軾開豪放一派，詞之表達能力始一變，南渡之後，愛國詞人，其忠憤之忱，曩之發於詩者，始洩之於詞。故本課及下課所選皆南宋之作也。又溯其源流正變，選唐、五代、北宋詞於第六冊，而「文話」之言詞源、詞體者亦附之。

張元幹（一〇六七——一一四三），字仲宗，號蘆川居士，宋長樂人。紹興中，坐送胡銓詞得罪，除名。元幹爲向子諲之甥，子諲詞學蘇軾，元幹承其遺緒，值南北宋間局勢危殆之際，以家國之感，發爲激壯之音，實始於元幹也。毛晉《蘆川詞跋》曰：「仲宗平生忠義自矢，不屑與奸佞同朝，飄然挂冠，紹興辛酉，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被謫，作賀新郎一闕送之，坐是與作詩王民瞻同除名。茲集以此詞壓卷，其旨微矣！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菴、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真堪與片玉、白石，並垂不朽」。元幹詞集——蘆川詞，有毛氏宋六十家詞本、吳氏雙照樓影宋本。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一）之生晚於元幹，而以被害先元幹死，其滿江紅一闕，爲愛國詞之最著者，惟初中國文教科書皆已選之，故不復錄。

朱敦儒（一〇八〇——一一七五），字希真，號巖壑，宋洛陽人。少以布衣負重名，志行高潔，靖康時屢辭薦辟，避亂客南雄州。紹興初，臺諫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召爲迪功郎，賜進士，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被劾罷。後復起爲鴻臚少卿。敦儒詞多塵外之想，又喜用白話，如辛棄疾晚年風格，然亦常爲悲憤之音，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也。詞集樵歌三卷，有四印齋本、彊村叢書本。

陸游以餘力填詞，劉克莊評之曰：「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後村詩話）

。楊用修曰：「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毛晉放翁詞跋）。劉熙載曰：「陸放翁詞，安雅清曠，其尤佳者，在蘇、秦間。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所至。」（藝概）。馮煦曰：「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逋峭沈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治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驪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按游自謂：「少時泊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云。」（放翁詞自序）。蓋放翁於詞，不免存卑視之念，實未嘗以力爲之也。詞集放翁詞一卷，有毛氏宋六十家詞本。

〔注釋〕

一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即位，首召爲相

，修內治，整邊防，講軍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斗，北斗星也。鼙，去入声。鼙鼓，鼙

皮所冒之鼓也。此句言國人皆在醉牛夢死中。樓蘭，漢西域國名。昭帝元鳳中，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責樓蘭、龜

茲國，以計斬樓蘭王。漢元帝遣王昭君和番，昭君出塞時，於馬上奏琵琶寫怨。此句喻汴都宮人，盡隨徽、欽二帝北

行也。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

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銅華，謂已鏽之銅，仙人下銅，使銅益鏽蝕，故稱「暗澀銅華塵土」。此謂故宮悉爲敵人

所有也。賀知章嘗稱李白爲「天上謫仙人」，借指伯紀。平章，品評也。苕溪，在浙江吳興。綸，釣絲也。此

句言國危如此，雖欲遯迹漁釣之間，不可得也。二菰，茭白。蒲，草名。檣，船之帆柱，俗稱桅竿。長庚，

即太白星，亦名金星。兩宮，謂徽、欽二帝也。塞垣，猶言邊城。是時宋與金只長江一水之隔也。唾壺，即今之

痰盂。晉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口盡缺。

謂沙在西北塞外，借指二帝所在也。吳、越，今江、浙之地。三 水府，水神所居之地。伊闕在今河南洛陽縣南；嵩高在今河南登封縣北，皆名山也。巢父、許由，皆古隱士。唐李公佐作南柯記，畧言淳于棼夢至槐安國，國王妻以女，令爲南柯太守，備極顯榮。既醒，尋槐下穴，見有蟻在其中，所謂南柯郡者，槐樹南枝下之蟻穴也。白羽，白羽扇也。諸葛亮用以指揮軍事。三國時，王濬伐吳，吳人沈鐵鎖於江以橫截之。濬燒斷鐵鎖，率師直下，吳降。錦帆，錦製之帆也。李商隱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孫郎謂孫皓也。此借喻南宋高宗爲金兵所逼，阻江而守，畏敵遷都也。三國志稱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梁父吟，樂府楚調曲名。五 彭浪磯在江西彭澤縣，正對小孤山。六 灤，下。一。世。玉灤，酒名。黃庭，道教經典。造物，與造化同，謂天也。七 師伯渾，蜀隱士，游自成都適犍爲，識之於眉山，有文集，游爲之序。雁門山在山西代縣西北三十五里，山上有關，即雁門關也。青海，即今青海省中之青海。後漢書班超傳謂超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

愛國詞選下 六閱

八 六州歌頭

張孝祥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甞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騫，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九 浣溪沙

張孝祥

荆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塞。

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裏繡旗紅，澹煙衰草有無中。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

一〇 永遇樂

辛棄疾

京口北固亭懷古。

⊕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會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一一 破陣子

辛棄疾

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飭，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稼軒長短句

一二 水調歌頭

陳亮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雙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

，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

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一三 念奴嬌

陳亮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

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

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

問疆對？

〔文話〕張孝祥（一一三二——一六七），字安國，號于湖居士，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判官，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督府參贊軍事，領建康留守。尋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孝祥有英姿奇氣，湯衡序紫微詞，謂其「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絕妙好詞箋卷一）。蓋與辛棄疾諸人之作，並爲豪傑之詞也。今所傳于湖詞一卷，有毛氏宋六十家詞本、四部叢刊影宋于湖居士集本。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宋山東歷城人。十歲與黨懷英同受學於蔡松年，人稱「辛黨」。時南渡已久，棄疾心不忘宋，有志南歸，會金主亮南征敗死（一一六一事），山東豪傑並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棄疾爲掌書記，勸京歸宋。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京令與賈端奉表南歸，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及北返復命，則京部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之海州，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徑赴金營，縛安國以歸，獻俘行在，斬於市。高宗以爲江陰簽判，時年僅二十三，然膽識已震撼於一世矣！孝宗乾道四年（一一六八）通判建康府，遷司農主簿，出知滁州，提點江西刑獄，加秘閣修撰，歷大理少卿，湖北、湖南運副，擢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治軍有聲，旋坐言罷。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一）起福建安撫提刑，加集賢殿修撰，知福州，丐祠歸。再起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進寶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寧宗開禧三年（一二〇七）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家居，卒。恭帝德祐初（一二七五），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諡忠敏。棄疾性豪俠，尙氣節，與朱熹友善，熹沒，時黨禁方嚴，棄疾獨爲文哭之。其由金歸宋，意在恢復中原，而奸佞滿朝，常加譏謔，致抱負不克施展，發爲歌詞，多悲憤激壯之音，實南宋最偉大之詞人，其詞詳見第六冊宋詞下「文話」。所爲稼軒長

《短句十二卷，以王氏四印齋影元本爲最備，武進陶氏影宋本爲最精。

陳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光宗策進士，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通判，未之官卒。亮嘗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與辛棄疾友善，以氣節自居，詞格亦與棄疾略同，不作妖媚語。有龍州詞，在毛氏宋六十家詞內。

〔注釋〕

八

朝野遺記云：

「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歌闋，魏公爲罷席而入」。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詞

莫要於有關係。張元幹仲宗因胡邦衡謫新州作賀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雖黜而義不可沒也。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

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又謂是詞「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

」。淮，淮水也，源出河南，瀦於洪澤湖。銷凝，傷感貌。洙水，在今山東。泗水之支流也。孔子設教於洙、泗

之間。羶腥，爲國人指斥胡、夷之語。氍毹，謂金人帳幕。時孝祥在金陵，隔江即爲金兵所在。漢書注：「區脫

，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神京，謂京師。干，干盾；羽，羽翟；皆古舞器。舜命禹征苗，苗民逆命。禹以

臯陶言班師。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見尚書大禹謨。此借喻當時之和議也。烽燧，有寇警，

舉火爲號也。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頭有兜零，中置斝；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此句借指撤去防禦物

。冠，冠冕；蓋，車蓋；冠蓋，仕宦之服乘。此指宋廷來往和議之使臣。羽葆，儀仗中之華蓋，飾以鳥羽者；霓旌

，旌旗上繪雲霓者。言中原遺民望天子返故都也。九，斝，以物沾水也。鞘，刀套。一〇，京口，

今江蘇鎮江縣治。以京峴山得名。北固亭，一作北顧亭，在北固山上。北固山在鎮江縣北一里，山斗入江，三面臨水

，與金、焦二山，並稱京口三山。山下臨大江，其勢險固，因以爲名。仲謀，孫權字。權，吳郡富春人。三國時，佔

江表，稱帝，國號吳。後爲晉所滅。按元和志：「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後遷建業，於此置京口鎮」。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本彭城人，徙居京口。桓玄稱帝時，裕起兵京口討玄，大破之，後又滅南燕、後秦，累封宋公。晉元熙初受禪於建康，國號宋。元嘉，宋文帝義隆年號。狼居胥，山名。漢書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狼居胥山，在今蒙古科布多附近。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帝欲大舉侵魏，謂侍臣曰：「觀王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梁武帝登北固山，顧望久之，曰：「此嶺不足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乃改名北顧。按辛詞云：「贏得倉皇北顧」，蓋歎南朝僅保偏安，未能北伐。此用古事以比喻南宋。北顧字宜活看。梁啓超考證謂：「紹興三十二年，公（稼軒）知忠義軍堂書記，奉表歸朝。嘉泰四年，公知鎮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燈火，一作烽火。梁啓超謂「此句正言歸朝時出入烽火中耳」。佛狸祠在揚州。佛狸，北魏太武帝癸小名。帝南征，嘗至揚州，飲馬長江。岳陽風土記：「巴陵鴉甚多，士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社鼓，擊鼓以祀神也。此言所見者僅烏鴉悲鳴耳。廉頗，戰國趙將。被譖去國。久之，趙王思復用，因使人往視廉頗。頗知之，當使者飽食盡斗米，上馬馳騁，以示筋力未衰。而使者復毀之於王，終不復用。一一同甫，陳亮字。角，止也；燒肉也。相馬經：「馬白額入口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霹，夕一；霹，夕一。雷之急擊者爲霹靂。一二前人稱敵國曰虜，此指金人也。穹，く山く。穹廬，旣帳也。匈奴所住。藥街在漢長安城內。漢代諸夷來朝，爲設邸於藥街以居之。封，疆域也。磅礴，廣大充塞之狀。一三多景樓，在鎮江北固山上。王謝，謂王導、謝安，東晉名臣也。河、洛句，謂黃河、洛水間，盡爲金人所有也。晉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淝水之戰，謝安方與玄圍碁，有「看小兒破賊」之豪語。

愛國歌四章

梁啓超

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況乃堂堂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② 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寢昌寢熾徧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衆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③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載歷史古，光燄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濯濯沉黑揚光晶。君不見，揭來歐北天驕驟進化，寧容久局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④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空縣西域，歐、亞搏陸地天通，每談黃禍我且慄，百年噩夢

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後起吾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飲冰室合集

〔文話〕 梁啓超之生晚於黃遵憲十五年，當啓超初以文字與世相見也，遵憲已歷日本、歐、美歸，標「新派」詩以自稱矣。然斯時最推服遵憲而效之者，莫啓超若。啓超於古人詩初學魏、晉，繼學杜甫、陸游。於游則尊之曰「愛國詩人」，（游愛國詩及啓超讀游詩集作，選於第五冊）。其師康有爲亦工詩，啓超頗學其豪放，然不及其之雄肆。及見遵憲詩，又與夏曾祐、譚嗣同共倡之。飲冰室詩話曰：譚復生（嗣同字）自喜其新學之詩。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尋摭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一八九六）丁酉（一八九七）間，吾黨數子皆好爲此體。提倡之者爲夏曾祐，而復生亦慕嗜之。其金陵聽說法詩云：「綱倫慘以喀私德（Caste），法令感於巴力門（Parliament），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非詩之佳者，可斷言也。然啓超學多變，於詩亦然。晚與趙熙、陳衍相往還，於是視光、宣間所作又不類。惟世之取啓超詩，則仍爲其光、宣時諸作也。此期作品以寫日本侵朝鮮及志士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事之秋風斷藤曲七言歌行一首最佳，哀麗微婉，而精力彌滿，可與遵憲詠時事諸詩並傳。至本課所選愛國歌四章，打破舊詩整齊之形式，換韻亦極自由，頗富嘗試精神，可視爲新詩之先奏。其受康有爲愛國短歌行三首之影響尤爲顯然，附有爲詩於下，以資比較：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爲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間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爲國絲爲

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堦兄弟，族譜歷史五千年，大地文明無我長。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夷入貢懷威崇，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主人位。

今爲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霸國資，偏鑿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速成學藝與飛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遊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

〔注釋〕 一 清初置十八省，號曰「中國本部」，末季奉天、吉林、黑龍江改建行省，加新疆共二十二省。

此歌作於清末，故云「廿二行省」。至今制全國共分三十五省。戰國策秦策：「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

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行便，此所謂天府」。疇，同誰。二 芸芸，多貌。寢，漸也。楚辭

九章惜誦注：「百萬爲兆」，四百兆，即四萬萬也。三 論語雍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咸注：彬彬

，文質相半之貌」。縹緲，不絕貌。竭，く、せ。竭來，始見司馬相如賦。楊慎升庵詩話：竭之爲言盍也，

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盍來也；文選注：「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詩：「竭來空復辭」，義皆

謂盍來始通」。漢書匈奴傳：「南有大漢，有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肩，以口厶；門扇上之鑲鈕。四

史記大宛傳：張騫空，集解：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索隱：「謂西域險阨，本

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漢時稱今新疆及中亞一帶爲西域。縣西域，謂收復其地，設爲郡縣也。搏，去×巧

；搓揉之使團聚也。謂開發西域交通，使歐、亞能來往，如搏兩大陸爲一也。古稱顯瑣時重、黎絕地天通，實謂

以重、黎二人分司祀天、地，及分掌曆法及開發土地事：此借用其語，而轉以喻兩地之相通；形容地之遠曰天涯海

角，故亦可形容絕遠之地相通曰「地天通」也。黃禍，元代遠征歐洲，歐洲人懼黃色人種加害於彼，稱爲「黃禍」。噩，同愕，驚也。噩夢，狀已往驚愕之事，憶之如一夢也。自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四年降服南俄羅斯諸侯，一二四〇年蒙古將拔都征服俄羅斯，一二四一年大破北歐諸民之聯軍，黃種人威震全歐者百餘年。張騫，前漢成固人。建元中爲郎中，應募使月氏，經匈奴，被留十餘歲；亡歸，拜大中大夫。旋從衛青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還後請賂烏孫以斷匈奴右臂，乃拜中郎將，使烏孫；復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自此西北諸國始通於漢。還拜大行，歲餘卒。嗣是以爲信於外國，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云。班超，後漢安陵人。爲史學家班彪之子，班固之弟。少傭書養母，旋投筆從戎。明帝時，使西域，至鄯善，服于闐，通疏勒，降莎車，走龜茲，斬焉耆王廣，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貢內屬，詔以超爲西域都護，封定遠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年老代還，旋卒。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①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

② 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③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

邊將聘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④ 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凶。

⑤

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

地闢天開，蠲除祲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能令大君，聲容汙汙，不在斯文。

可磨可鑿，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

次山集

〔文話〕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七五五），身兼平盧（治所在營州，今熱河朝陽縣）、范陽（治所在幽州，今北平）

、河東（治所在太原，今山西陽曲縣）三節度使之胡將安祿山，反於范陽。時天下承平已久，百姓不識兵革，於是河北州縣，望風瓦解，攻陷洛陽，進逼潼關，玄宗遂自長安奔蜀，太子亨從行至馬嵬，百姓遮留討賊，遂還即位靈武，是為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時祿山已在長安僭稱大燕皇帝矣。肅宗以長子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至德二載（七五七）次第收復長安、洛陽，此元結作頌之所由也。結傳略見第二冊賊退示官吏詩及春陵行「文話」，韓愈以前，為文能力變排偶濃麗之習，結為其著者，有次山集十二卷，今存。詩三百篇中有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後世以「頌」為文體之一，其體實源出於詩經也，惟多加序於前後，以明作頌之由耳。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文心雕龍頌讚篇：「秦政刻文，爰頌其德」。蓋詩經之「頌」，原為告成功於神明之舞詩，後世則多為刻石以垂久遠而作，此其為用，又有不同於詩頌者矣。經史百家雜鈔所選詩頌、秦刻石及漢、晉諸作，多較艱深，不適為高中教材，於此篇亦曾選入，故本書今錄此篇，以備一體。姚鼐謂此頌「峻偉雄剛，詞與事稱，宋人無此興象」。秦李斯會稽刻石文三句一韻，此與之同，惟斯作序在後，此刻在前，是其異也。結此頌，由顏真卿書之，於大歷六年（七七二）刻於湖南祁陽，後世學書者尤重之。

〔注釋〕一 天寶，唐玄宗年號。天寶三年春正月，改「年」爲「載」。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人。本姓康，名阿摩山，隨母嫁安延偃而冒姓焉。爲人伎忍多智。玄宗任爲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勢力驟張；後更厚結楊貴妃以固寵，陰蓄異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舉兵反，及陷長安，僭稱燕帝。後爲其子慶緒所殺。太子，即肅宗。時玄宗避亂奔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靈武，即皇帝位。靈武，今寧夏靈武縣。皇帝，亦指肅宗。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唐以長安、洛陽爲兩京。唐玄宗傳位肅宗後，稱太上皇。京師指長安。二 於戲與嗚呼同。三 前朝，指玄宗在位時也。孽臣，指安祿山等。經，常也。毒亂國經，謂其毒害，致亂國之常態也。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後謂天子巡行在外曰巡守。蜀在陝南，故自長安幸蜀曰南巡。安祿山陷長安，朝臣多有降賊者，及兩京收復，以六等定罪。四 繫，歎辭聲，見類篇；睨，斜視也。引申之，有眷顧之意。我皇，指肅宗。匹馬北方，謂其自馬嵬北至靈武也。麾，旌旗之屬。旗，以；旗名，說文：「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儲皇撫戎，通鑑：「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肅宗）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成功，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豈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服，謂天子威德所服之地；如言五服或九服是。復服，猶言恢復土地也。有國無之，言恢復之速，爲有國者從所未有也。五 二聖，謂玄宗與肅宗。國語楚語：「無不受休」。注：「休，廣也」。涵濡，浸漬也。此三句，謂唐室浸漬於天降之慶中，使從亂者無論伏罪而死，或降服而生，皆堪羞辱也。功勞位尊，謂予有功者以位；忠烈名存，謂祀其殉職者以報；二者所受恩澤，皆可

流惠於子孫也。膺，受也。六 沅沅，盛貌。湘江，原出廣西，流入湖南，至長沙，注於洞庭湖。此三句，言刻頌所在之地。沅溪，在湖南祁陽縣西南。元結有沅溪銘，序云：「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名曰沅溪」。何千萬年，謂刊此石垂諸久遠，不止於千萬年也。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①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忭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本也。

② 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

③ 恭維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

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舍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智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騫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只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才，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稍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

④ 昔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覺，待彼之有覺。

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

⑤ 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招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梁溪集

〔文話〕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金既滅遼，乃以兵侵宋，徽宗傳位欽宗，明年（一一二六）改元靖康，金兵已渡河圍汴京（開封）矣。迫宋納質稱姪，歸燕、雲人之在宋者，並割中山（河北定縣）、太原、河間三鎮，予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宋相李邦彥及諸臣皆怯懦偷活之流，力勸欽宗從金議，尙書右丞李綱（一〇八五——一一四〇）獨主戰，時种師道等勤王兵亦至，而欽宗卒用邦彥謀罷綱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伏闕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闡計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欽宗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

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舉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然邦彥等仍挾欽宗割地贖金以和，金聞綱復用，不俟金幣數足引兵去；自是邦彥等擠綱益甚，使出爲兩河宣撫使，旋罷知揚州，又安置於建昌軍（今江西建昌）。時金兵已再至矣，汴京陷，欽宗降，次年金人別立漢奸張邦昌爲楚帝，擄徽、欽兩帝及后妃太子三千人北去，北宋亡。

綱，字伯紀，先世邵武人，祖父時始遷居無錫。父夔，與大儒楊時友善，朱熹之學即出於時。夔累官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綱承家學，時入十三歲卒，卒前一日尙與綱論性善之旨，聞道於父執，不啻有及門之雅也。先是綱第政和二年進士，徽宗時積官至太常寺卿，欽宗即位，除尙書右丞，終不能用，以致宗社傾覆，後雖被命勤王入援，未及至，而汴京已不守矣。欽宗弟康王構先受欽宗命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揚州，靖康二年四月北宋亡，五月構乃即帝位於南京（宋南京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同年改元建炎，是爲南宋高宗。帝首詔綱爲相，人望中興，未幾即惑於黃潛善、汪伯彥輩罷綱，南幸揚州，綱相纔七十七日耳。旋金人分道南侵，破河南州郡，長驅入淮、泗，羣盜亦所在蜂起，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帝渡江南奔，金人尾追之，入建康（今南京），破臨安（今杭州），四年陷明州（今寧波），帝逃入海，金舟師入海追三百里不及，遂大掠而歸，帝始獲喘息於溫州。幸金之興也驟，惟肆意攻掠，而兵額不能分散以固守，是以建炎、紹興（建炎五年——一一三一——改元紹興）間，韓世忠、岳飛、張浚、劉世光諸將，因得以間用綱策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淮、漢以南，粗可自立。金則謀以華制華，張邦昌既去僞楚帝號歸宋，復於建炎四年立漢奸劉豫於山東爲齊帝，命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繼復以陝西地畀之。紹興四年（一一三四）豫甘爲金人前驅，興師入寇，高宗決意親征，七氣大振，僞軍來犯者，宋韓、岳諸將屢敗之江、淮間。紹興七年（一一三七）二月高宗進駐建康，事恢復；綱自紹

興五年，張浚力言其忠，帝以之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至是聞帝將發建康，乃上此疏。上疏後數月，金人執豫廢之。八年，帝定都臨安。自秦檜爲相，主和更力，綱屢諫，不報。十年春正月綱卒於福州，贈少師。孝宗淳熙間賜諡忠定。綱忠直勇毅，大義凜然，以一身負天下重望，繫生民安危，雖扼於權臣，用舍靡定，然終其身爲中外所欽仰，每使至燕，金人必問綱安否，其爲大敵畏服如此，高宗不使竟其才，惜哉！朱熹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綱所著書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及梁溪集。集凡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內賦四卷、詩二十八卷、雜文一百三十八卷、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四卷、建炎時政記三卷。四庫提要稱其「文章雄深雅健，非株守章句者所能」。本篇自梁溪集選錄，讀之可見其雖不見用，亦無時不以國家中興爲念也。

〔注釋〕 一 仲春，二月也。續資治通鑑宋紀一百十八高宗紹興七年（一一三七）二月庚子（日期）：「詔幸建康，令有司擇日進發」。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衛帝如建康」。已未：「帝發平江府」。三月辛未：「帝次建康府」。綱此疏蓋是年二月已未以後至三月辛未以前十一日間所上。令辰，吉日也：指上條注釋之二月己未日。以木阻輪而止其轉者曰輒：發輒，謂去阻輪之木，使可開始行動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吳門，吳縣之別稱。宋平江府治吳縣，即今蘇州也。建康，故城在今南京市南。宋之南京，則指今河南商邱縣。正字通：「後人稱帝居曰宸」。此則引申爲對帝之尊稱。烝黎，衆民也。書康誥：「元惡大憝」。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大憝，大爲怨於人」。跛，通企，舉踵也。詩衛風河廣：「跛予望之」。竦，敬也，見說文。二 申包胥，春秋楚大夫。本與伍員善，員將出亡，謂包胥曰：「我必覆

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師伐楚入郢，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七日不絕聲，秦哀公感其誠，出師救之，吳兵退，楚昭王復入郢，賞功臣，包胥逃而不受。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父兄爲楚平王所殺，員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員掘墓鞭其尸爲父兄報仇。張柬之，字孟將，唐襄陽人。武后長安四年（七〇四）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柬之自荆南入京，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后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因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次年（武后神龍元年）乃有柬之等以兵迫武后傳位中宗廢僞周以復唐祚之事。祚，位也。班固東都賦：『漢祚中缺』。祀，商稱年曰祀。孫炎曰：『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唐朝起六一八年，訖九〇七年，共二百九十年，言「三百」，係舉成數。秦末，楚懷王與諸起兵者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公元前二〇六年漢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而三分關中地，號「三秦」，以其一立高祖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高祖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語高祖曰：『必欲爭天下，非韓信無足與計事者』！高祖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以居此乎！』於是拜信爲大將，信爲言定三秦之策。資治通鑑漢紀三十一，淮陽王更始元年：『大司馬劉秀（後漢光武帝）至河北，所過郡縣，……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南陽鄧禹策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進說曰：『……更始既是常才，而又不能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命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二年：『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鄧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三 詩周頌

酌：「遵養時晦」。傳：「遵，卒；養，取；晦，昧也」。箋：「養是闇昧其惡」。馬瑞辰傳箋通釋：「按「遵養時晦」，承上「於鑠王師」而言，言用王師以取是晦昧也；晦昧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即接言「時純熙矣」。以經文求之，一養」從傳訓「取」爲是」。詩大雅常武：「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大雅文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官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六師即六軍也。五，尸×。五寒，寒凍不解之謂。固陰五寒，語出左傳昭四年。四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迫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又貨殖列傳：「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讐吳」。漢書張敞傳：「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盛也」。嗚，一尤；日出也。左傳桓八年：「讐有釁，不可失也」。注：「瑕隙也」。先是金人得河南、山東後，恐漢人難治，立宋降將劉豫於大名，國號齊，予以河南、陝西地，綱上疏之去年，始有廢豫之意，故曰待彼之有釁。上疏之年十一月，金果廢豫爲蜀王。五 靖康，宋欽宗年號（一一二六——一一二七）。左傳成二年：「攝官承乏」。承乏，謂官員適缺乏，以己承之也。後用爲在任之謙詞。後漢書馮異傳：「受任方面，以立微功」。方面謂外官之獨任一方之事者。論語衛靈公：「乘殷之駘」。馬注：「殷車曰大駘」。駘，尸×；攄，尸×。舒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攄之無窮」。

李石曾楊家駱兩先生主編之「世界學典」，所定「中文版」近期刊行各冊之擬目，內有「中國文選」一種，將藉選文千篇，以代表中國生活、歷史、學術、文藝等多方面之知識與特徵。仍循「世界學典」例分三部：先以「通論」貫串各文總敘其略；次則爲「文選」，各文分就入選主要目的，彙列二百餘單元；殿以「辭典」，則凡通論所敘之未盡，及各文必待注釋而始明者，按辭語之筆畫部居，以次羅列而說明訓釋之。稿成未半，共匪陷滬，楊家駱先生在臺先就記憶所及者錄出二百餘篇，編著爲「新世紀高中國文選」，刊行以來，不及一歲，已重版數次；其爲初中編纂者亦在排印中矣。本局迭承各方賜函，僉以此作實爲代表中國文化之名著，不僅可作中學教材之用，建議重行分冊另印，以供一般之需要。本局因利用原版酌爲分合，別印爲「單元式國文選刊」一套，以便讀者。亦以利用原版之故，其中說明注釋間有前絲關照者未能盡改，全書數百萬言，值茲克難時期，爲節省物力計，不得不然，至冀察諒，無任感幸！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5467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初版
單元式國文選刊之一

愛國從軍詩詞選(二)

本冊基本定價 0.136

編者	……楊家駱
行人	……李鴻球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局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國20相)